

从官话“着(之/子)”类持续标记看 中古“著(着)”的语法化过程

罗自群

提要 通过分析官话中“着(子/之)”类持续标记语音上的特点以及它们与表示附着意义的“着”、表示结果/可能补语的成分、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动词后面的方位介词等之间的关系,从语音、语法两个层面探讨中古附着意义的“著”的语法化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 官话 持续标记 着(之/子) 中古“著” 语法化

何谓持续标记?我们把处于动词之后、表示持续意义(即习惯上说的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或状态正在持续)的虚词成分,称为持续标记。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语音形式差别很大,来源也不尽相同。本文将通过对官话声母为 [tʂ] / [ts] 的“着(之/子)”类持续标记的分析,考察中古附着意义的“著(着)”(澄母宕摄药韵入声)的语法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

一 官话“着(之/子)”类持续标记的类型及地理分布特点

现代汉语方言中持续标记的类型比较多(罗自群 2004),而声母为 [tʂ] / [ts] 的“着” [tʂʰ⁰] / [tsə⁰]、“之/子” [tʂɿ⁰] / [tsɿ⁰] 类持续标记通行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官话区。这里收集到了一些方言材料,为了有一定的代表性和便于比较,每一个方言点的例句一般都是持续标记出现的几个主要句式或结构——“动词+持续标记(+宾语)”(陈述句)、“动词₁+持续标记+动词₂”(连动句)、“动词+持续标记+动词+持续标记”(重叠形式)、“介词+持续标记”。为了节省篇幅,一般不随文注释,本文所引用的材料出处参见文后的引书目录或参考文献。

(一)“著”类持续标记

北方官话区、中原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东北官话区、以及兰银官话区是“着”通行的主要地带,西南官话区的部分地区也使用“着”。“着”类持续标记根据其韵母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小类:一是[ʁ] / [ə]之类央元音或接近央元音的韵母,二是[uə] / [uo]

之类合口呼韵母，三是[ɔ]/[o]/[ou]之类开口呼韵母。

1. [ɿ]/[ə]之类央元音或接近央元音韵母的：

北京话：他们争着[tʂʰ⁰]抢着要上那儿去/门冲东开着老王今儿穿着一身儿新/我们走着走着天慢慢儿亮了/他在那儿瞅着你呢/外边儿下着小毛毛儿雨

河北昌黎话：他们正说着[tʂə⁰]话呢/桌子上放着一碗水/坐着吃好，还是站着吃好/说着说着笑起来了

黑龙江哈尔滨话：他们正在说着[tʂʰ⁰]话呢/站着！/坐着吃好，还是站着吃好/说着说着，笑起来了/顺着河走/桌上放着一碗水

内蒙古汉语方言：（海拉尔话）他正跟一个朋友说着[tʂə⁰]话呢/坐着吃比站着吃得劲儿些/（通辽话）……他拽着[tʂə⁰]野藤条，顺着犄里拐弯儿的小山道儿向上爬……/套着一只野鸡/（乌兰浩特话）他提着[tʂə⁰]斧子锯就去了……/脖子上挂着一根锁链子/旁边儿跟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儿

山西广灵话：坐着[tʂə⁰]吃比站着吃好

万荣话：一伙人唱歌着[tʂʰ⁰]哩/他正吃饭着哩

陕西西安话：路不远，你走着[tʂʰ⁰]去/走着走着跌倒咧

户县话：他的正开会着[tʂʰ⁰]呢/坐着吃比立着吃好/走着儿[tʂə]走着几天黑咧

山东即墨话：没着[tʂə⁰]（（嘴）含）/捎带着（顺便）

河南洛阳话：你扶着[tʂə⁰]墙站那儿/趴着睡/冲着=对着

云南方言：据杨时逢（1969）记载，当时云南省有昆明、广通、镇南、缅宁、蒙化、盐丰、武定、龙陵、玉溪（新民村）等36个方言点说“坐着”，另外，元谋、镇沅、泸西、师宗等10个方言点说“坐[tʂə阴平]”、“坐[tʂʰ阴平]”等。

2. [uo]/[uə]之类合口呼韵母：

内蒙古汉语方言：（巴彦浩特话）他正跟一个朋友说话着[tʂuo⁰]呢/坐着吃比站着吃好一点/没有钱坐车骑马，就绕着山走

陕西商县话：你做啥哩？我看书着[tʂuo²¹阴平]哩/说着[tʂuo²¹阴平]说着，北风又来打岔

宁夏固原话：吃着[tʂuɿ³¹]饭/跳着舞

山东博山话：坐着[tʂuo⁰]吃强起站着吃/对着/趴着睡/歇着/耷拉着耳朵

河南郑州话：镇张往儿武陟县躺着[tʂuo⁰]那半截儿塔/七九八九，扶着犁走/只有硬着头皮照办/井水跟着罐儿往上涨

3. [ɔ]/[o]/[ou]之类开口呼韵母的：

山西临汾话：那家开会着[tʂo¹³阳平]哩/人不在，锁门着哩

青海西宁话：有个老奶奶，没儿没女，养着[tʂo⁰]个花牛犊儿……/站着！想着说，要抢着说/家对人说实话好着哩

侧着[tʂo⁵³上声]睡/顺着河往下走/坐着吃嘴好，还是站着吃嘴好/门口里站着一伙人/家学校里常也没住着（他经常不在学校里住）

山东沂水话：背着[tʂo⁰]抱着一样沉儿/吃着吃着地倒了牙/顺着/朝着/捋着/对着

江苏徐州话：大门敞着[tʂou⁰]，你也不知道关/抿着个嘴笑/两人吃着拉（谈）着/可着

(沿着)河边儿走

湖南临武官话:坐着[tso¹¹ 阳平]吃好,还是站着吃好/说着说着笑起来了/桌子上放着一碗水/门口站着一群人

江西湖口话:坐着[tso³⁵]

湖南宜章赤石土话:佢在这里食着[ts'o⁰]饭呢/话着话着,笑起来嚼

云南路南话:坐着[tso⁴⁴ 阴平]

(二)“之/子”[tɕɿ⁰]/[tsɿ⁰]类持续标记

北方官话区、东北官话区、胶辽官话区、江淮官话区是“之/子”[tɕɿ⁰]/[tsɿ⁰]类持续标记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

东北官话:就冲子[tɕɿ⁰]工作队来的/你就照子一千块钱花吧/我们都在这等子呢/他玩儿子玩儿子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不疼再接子打,疼就忍子点儿

山东济南话:你看着[tɕɿ⁰]我/家里正吃着饭呢/红着脸不吱声/她抱着孩子走咧/冲着/朝着/对着/向着/顺着

即墨话:背着[tɕɿ⁰]手/蜷着腿/眼看着[tɕɿ⁰]/[tɕə⁰]/照着/朝着/顺着

宁夏银川话:车来了,靠边着[tɕɿ⁰]!靠边着!/外头下雨着呢/闭着眼睛撒网——瞎张罗/由着/对着/顺着/冲着/沿着

中宁话:婆姨在炕上躺着[tɕɿ⁰]/[ti⁰]呢/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怀窝里抱着小的,心里想着老的/墙根里蹲着两个老汉

湖北襄樊话:(罗自群记录)据不完全调查,“V子在”主要分布在市郊、襄阳县的东津、竹条、泥咀、新集、法龙,宜城县的朱市、小河以及南漳县的龙门、九集、武镇等地;“V之在”主要分布在南漳县的城关、涌泉、李庙、长坪以及宜城县的城关等地。例如:

门开之/子在//饭煮之/子在//他站之/子在//他说之/子在

云南保山话:坐着(之)

安徽巢县话:爹爹门口坐吱[tɕɿ³]在/墙上挂吱牌子在/坐吱不如站吱/讲吱讲吱就哭将起来

巢湖话:他站之[tɕɿ⁰]在/书他拿之在

庐江话:是坐之[tɕɿ⁰]吃饭好,是站之吃饭好?/驮之(你兄弟)(背着(你弟弟))/掐之(拿着)/桌子高头顿之一把锯镰刀(桌子上面放着一把镰刀)

霍丘话:那本书他看子[tɕɿ³¹]在/他们喝子酒在

江西永修话:门口围之[tɕɿ⁰]一群人/外头落之大雨,渠也跑出去

江苏南京话:他在大门口站着[tɕɿ⁰]/你把东西拿着吧/戴着帽子在找帽子/墙上挂着一幅画

二 官话“着(之/子)”类持续标记和它所兼有的语法功能成分的比较

官话的持续标记“着”和中古附着意义的“著”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

表示持续意义的用法上来看,“着”是“著”的后起字,“著”和“着”其实是一个字的两种写法。汉语史上有关汉语持续标记“着”的语法化过程,许多学者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不再赘述。这里,我们通过一些方言材料,比较官话区持续标记“着(之/子)”的语音形式和结果/可能补语、完成标记、方位介词等成分的语音形式的异同。

(一) 持续标记和表示结果/可能意义的用法

既然持续标记“着”是来源于附着意义的“著”,那么它和表示附着意义的“着”、表示结果/可能补语的“着”在现代方言中的关系又如何呢?请看表一:

表一

方言点	持续标记	结果/可能补语	(附/睡)着
哈尔滨	tʂʰʁ ⁰	tʂau ²⁴ 阳平	tʂau ²⁴ 阳平
北 京	tʂʰʁ ⁰	tʂao ³⁵ 阳平/tʂʰʁ ⁰	tʂuo ³⁵ 阳平/tʂao ³⁵ 阳平
洛 阳	tʂə ⁰	tʂə ³¹ 阳平	tʂə ³¹ 阳平
西 安	tʂʰʁ ⁰	pfʰo ⁰	pfʰo ⁰ /pfʰo ²⁴ 阳平
户 县	tʂʰʁ ⁰ /tʂə ⁰	tʂʰʁ ⁰ (文读)	tʂʰʁ ⁰ (文读)
昆 明	tʂə ⁴⁴ 阴平/tʂ ³³ 阴平	tʂo ³¹ 阳平	
寿 光	tʂuo ⁰	tʂuo ⁰	
潍 坊	tʂuo ⁰	tʂuo ⁰	
博 山	tʂuo ⁰ /ə ⁰		tʂuo ⁵⁵ 上声
舞 阳	tʂuo ⁰	tʂuo ⁵³ 阳平	
商 县	tʂuo ²¹ 阴平	tʂuo ²¹ 阴平	
沂 水	tʂo ⁰	tʂuo ⁰ /tʂuo ⁵³ 阳平	tʂo ⁵³ 阳平
荣 成	tʂo ⁰	tʂo ⁰	
西 宁	tʂo ⁰ /tʂo ⁵³ 上声	tʂuo ²⁴ 阳平	tʂuo ²⁴ 阳平
临武官话	tso ¹¹ 阳平		tso ¹¹ 阳平
利 津	tʂou ⁰	tʂo ⁵³ 阳平	
徐 州	tʂou ⁰	tʂou ⁰	tʂo ²¹³ 阴平/tso ²¹³ 阴平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种现象:

1. 持续标记和表示附着意义、结果/可能补语的(下称实义的)“着”一般都是读不送气清音,
2. 表示持续标记的“着”多读轻声,还有读上声和阴平的;而实义的“着”在很多地方读阳平,符合古全浊入声字在官话区的演变规律。
3. 一部分持续标记的韵母为[ʁ]/[ə],这种央化现象在实义的“着”中表现得并不明显。持续标记读音为[tʂʰʁ⁰]/[tʂə⁰],除了洛阳话以外,一般都与实义的“着”读音不同,倒是读音不是[tʂʰʁ⁰]/[tʂə⁰],和实义的“着”读音一致的要多一些。

（二）持续标记和方位介词用法

有些学者认为，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着”的直接来源是中古“动词+著+处所词”格式中的“著”，有的学者认为“着”是来源于静态动词后面的“著”，也有学者认为“着”是来源于“到”义的趋向补语“著”。这些看法都说明持续标记的“着”和“动词+方位介词+处所词”中的方位介词之间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表二将持续标记和动词后面的方位介词作了一个比较：

表二

方言点	持续标记	方位介词（及例句）	
西安	tʂʰ ⁰	tʂʰ ⁰	把手搁着被窝暖一下
昆明	tʂə ⁴⁴ 阴平	tʂə ⁴⁴ 阴平	这个月发奖金，我又着晾着干滩儿上了
潍坊	tʂuə ⁰	tʂuə ⁰ /tʂə ⁰	他老是趴着桌子上
博山	tʂuə ⁰ /ə ⁰	ə ⁰	关 ə ⁰ 笼 ə ⁰ /跑 ə ⁰ 北京去
西宁	tʂə ⁵³ 上声/tʂə ⁰ /	tʂə ⁵³ 上声/tʂə ⁰ /	猫儿跳着缸上/站着泉儿上溜寡嘴/
银川	tʂɿ ⁰	tʂɿ ⁰	老鼠钻着风箱里/盘子端来搁着桌子当中
中宁	tʂɿ ⁰	tʂɿ ⁰	把娃娃送着托儿所里去
丹阳	tsæŋ ³ 阴入/ tæŋ ³ 阴入	tsæŋ ³ 阴入/ tæŋ ³ 阴入	放则格里/坐则床里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官话区持续标记“着”的三类韵母形式都有和作方位介词的成分读音相同的方言，涉及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持续标记“着”[tʂɿ⁰]在银川、中宁话中同样可以做方位介词，这种“V+着+处所词”的用法，在西北其它方言，如兰州、西宁，也有这样的用法。另外，在宁夏中宁话里还有一种否定形式的“V 不着[tʂɿ⁰]+处所词”，意义上与“能 V 着+处所词”相对：“有羊嘿怕赶不着圈里了”、“瓶子高得很，搯不着柜子里”，“V”与“不着”成了直接成分，“不着”作了V的补语，表示可能性意义，李倩（1997）认为，这说明中宁话的“着”在这种结构中还保留着实词的成分，这也正是“着”由实词虚化而来的痕迹。据梅祖麟（1988）的论述，兰州话的“著”字有介词和持续貌两种用法：“拿着东西”，“放着桌子上”（放在桌子上），介词“著”是源，持续貌“著”是流，兰州话源流兼用，而且位置在西北，接近敦煌。梅祖麟（1999）指出：1801年写成的《三笑》，表白多用苏白，里面有方位介词“子（=仔）”的用例；十八世纪乾隆时代写成的《缀白裘》以及1908年记录老上海话的《土话指南》，里面也有方位介词“之、子（=仔）”的用例。这说明吴语也曾有过“仔”做方位介词的历史。表二中最后特别列出的丹阳话属于吴语区，但是丹阳方言地处江淮官话与吴语之间，它“东面的武进、南面的金坛是典型的吴语；西面北面是丹徒，属江淮官话”（李荣主编 蔡国璐编纂 1995）

（三）持续标记和表示完成意义的用法

汉语史的研究表明，“著”在唐代就已经出现表示完成意义的用法，由于受到“了”

的挤压,“著”多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文献及其方言中。在现代官话的一些方言中,持续标记和相当于“了”的、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的读音仍然是一样的,比如:

青海西宁话:把土挖着[tɕɔ⁵³上声]/[tɕɔ⁰]下来/坡坡儿上耍去,小心滚着下来了

皖南还有用完成态“著”字的方言:邢公畹 1979 年指出安庆话的“着[tɕɔ⁰]”有完成态、持续态两种用法,“他吃着饭了(他吃了饭了)”、“坐着吃”。“着[tɕɔ⁰]”是入声字,邢先生 1985 年时认为声母是澄母,但没有说明理由(梅祖麟 1998)。

还有不少方言,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和当地的持续标记不一定同音,但是,还是比较明显地看出它们和中古附着意义的“著”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比如:

云南永胜话:我买着[tso³¹阳平](文读)衣服了/你格去着北京?

湖南吉首话:这段路我们走着[ts'o⁰]四十分钟/住院用着两千元钱

吉首处于西南官话与湘语的交界地,兼有西南官话和湘语的特点。

持续标记“之/子”和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读音相同的情况在江淮官话比较普遍,例如:

安徽巢湖话:他们两个只做之半边夫妻/你一说我心里就有之谱子/树叶黄之

皖西潜怀十县方言:风来着,雨来着,和尚背着鼓来着,媳妇点着火来着

据李金陵(1995)的调查,“着”在皖西潜怀十县的这种全地区一致的语法表达方式,仅有语音的细微差别,安庆念如“着”,桐城如“之”,贵池如“子”,其余各县大致读如“得、达、脱、在”不等,但都是轻声。

庐江话:我洗之衣裳再来陪你拉寡(闲聊)/昨个晚上,我梦之一个怪梦

据周元琳(2000)的调查,安徽合肥、巢湖、芜湖、贵池、安庆等地都有一个跟庐江方言“之”用法(持续、完成)基本相同的虚词,只是在合肥、巢湖等地读音是[tɕɿ⁰],在芜湖、安庆等地读音是[tsɿ⁰]。

和江淮官话相邻的赣语区的一些地方也有和持续标记“之/子”读音类似的、表示完成意义的用法:据刘纶鑫(1999)的调查,南昌片(包括南昌市、南昌县、新建县、安义县、湖口县、星子县、德安县、瑞昌县西南、修水县、武宁县、都昌县、永修县共 12 个县市)在语法上,这一片许多地方有一个较典型的动词体助词“着”(或写作“之”)表示完成等意思。其中,永修话的“之”除了表示持续意义以外,在一定条件下也能表示完成,例如:“渠买之[tɕɿ⁰]苹果,我买之桔伢/火车到之/主任话之会同你去开会”。

和江淮官话相邻的吴语区也有和持续标记“之/子”读音类似的成分“仔”等,它们既可以用作持续标记,又能表示完成意义,例如:

江苏苏州话:骑仔[tsɿ⁰]马上山/开仔窗盘腿觉/照仔/沿仔/顺仔/为仔/俚穿仔一件新衣裳/墙头上挂仔一幅地图(表示持续意义)

我买仔[tsɿ⁰]三张电影票/吾吃仔饭哉(表示完成意义)

我们还发现,有几个地方的持续标记、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方位介词三者的读音是相同的:

宁夏同心话：他正说着[tʂə ⁰]哩	(表示持续)
家里请[tʂə ⁰]着几个阿訇念经着哩	(表示完成)
盘子端来搁着[tʂə ⁰]桌子当中	(方位介词)
青海西宁话：致个娃娃趴着[tʂə ⁵³ 上声]/[tʂə ⁰]睡着	(表示持续)
坡坡儿上耍去，小心滚着下来了	(表示完成)
站着泉儿上溜寡嘴(说闲话)	(方位介词)
江苏丹阳话：他望则[tʂæʔ ³ 阴入]/[tʂæʔ ³ 阴入]我弗说话	(表示持续)
我已经写则回信咧	(表示完成)
放则抽屉里	(方位介词)

当然，同心话的“着”、西宁话的“着”、丹阳话的“则”的语法功能不止上面这三种。这三个方言点不在一个方言区，“着”和“则”的读音也不同，但是它们在表示持续、完成、方位介词三个方面表现出这么整齐的对应关系，说明了它们历史上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关系——同源的可能性是比较明显的。虽然像西宁、同心、丹阳这样“一身兼三职”的情况并不多见，但是它们的确很有代表性。

(四) 关于“之/子”类持续标记的本字

以上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官话“着”类持续标记和中古附着意义的“著”的同源关系。至于“之/子”的本字，许多学者之前也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赵元任先生(吕叔湘译 1979)指出，北京话的“着”最弱化的形式是[tʂɿ]~[tʂɿ]。据尹世超(戴昭铭 2003)的调查，东北官话除了使用持续标记“着”以外，还多用“子”，他认为，“东北人管‘疖子’叫‘闷头’，为的是避音讳‘接子(接着)’。老北京人也有把‘着’说成‘子’的。例如：老北京人和东北人都说‘好吃不如饺子，好受不如倒子(倒着)’这句同字的熟语”。我们认为，持续标记“之/子”其实就是“着”，是“着[tʂɿ⁰]/[tʂə⁰]”读音进一步弱化的结果，[tʂɿ⁰]和[tʂɿ⁰]声母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这些方言中知组声母是否分[tʂ]和[tʂ]造成的。钱乃荣(2002)也指出：吴语的“仔”、“之”、“子”等都是俗字，它们都是从表示“附着”义的动词“着”语法化变来的，其语音形式是韵尾完全失落读成声母延长音的结果。上文谈到的“之/子”类持续标记兼表示完成意义、做方位介词的用法和持续标记“着”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据梅祖麟(1980)的介绍，文献资料表明在十六世纪的吴语中，tsi写作“子”，而且已经用来表示持续貌和完成貌。他强调指出，吴语中情貌词tsi在中古汉语有其根源，现代官话有其同源词，因为吴方言既不可能脱离汉语历史的主流而孤立存在，也不可能跟它的北方邻居官话毫不相涉。江蓝生(1995, 2000)指出：梅(祖麟)先生常举上海话“骑仔马寻马”和“吃仔饭哉”(“仔”即“著”的音借字)作为吴方言“著”兼表持续态和完成态助词的例子，是很正确的。在安徽含山话里，“著”既可做完成态词尾，又可做持续态词尾，其例如：讲之讲之他就来之(“之”为“著”的音借字)“讲之”的“之”表持续态，“来之”的“之”表完成态。可见助词“著”在早期白话及现代某些方言里也是身兼数职的。

三 从官话“着(之/子)”看中古附着意义“著(着)”的语法化过程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没有考虑词汇替代现象对持续标记的影响,也没有涉及中古附着意义的“著(着)”演变到 [tʂ]/[ts] 类声母之前可能出现的语音形式及其在现代方言中的表现,本文讨论的只是附着意义的“著(着)”漫长的语法化过程的一个片段中的语音、语法两个方面所表现出的特点。

(一) 语法化过程中的语音演变特点

这个过程中,语音演变总的趋势是弱化。具体表现在:

(1) “着(之/子)”类持续标记随着“附著”“睡著”等实义的“著”一起演变为 [tʂ]/[ts] 类声母,这一点也能说明 [tʂ]/[ts] 类持续标记出现的时间比较晚。

(2) 声调普遍发生了轻化——声母的轻化是语音弱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3) 韵母在一部分地区仍然和实义的“着”相同或相似,在一部分地区则进一步发生了央化现象,这种央化现象甚至波及到实义的“着”(如:洛阳话)。和其他韵母相比,央化韵母的持续标记产生的时间是比较晚的,但是,央化现象还只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环节,央化的韵母很可能进一步弱化为官话的“之/子”和吴语的“仔”,即读作声母的延长音了。和这种弱化现象相反的情况在官话的周围就有,例如:北边的晋语区有仍保留入声韵尾[ʔ]的“着”类持续标记:

内蒙古汉语方言:(临河话)……一个叫张龙,给姓郎的这家财主揽长工着[tʂəʔ⁰]嘞

山西大同话:坐着[tʂəʔ³²入声]吃比站着吃强

陕西神木话:老张在大学当老师着[tʂəʔ⁰]嘞

而南边和江淮官话相邻的吴语丹阳话则仍保留韵母尚未央化、有入声韵尾[ʔ]的持续标记“则[tsæʔ³阴入]”。

(4) 韵母从[ɔ]/[o]/[uo]/[ua],到[x]/[ə],进而到[ɿ]/[ɪ],弱化趋势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在地理分布上也能表现出一些特色:如果把韵母央化的“西安——洛阳——北京”看作“着(之/子)”类持续标记分布的中心地带,那么离这个中心稍近的是[ua]/[uo]之类合口呼韵母的“着”,再就是[ɔ]/[o]/[ou]之类开口呼韵母的“着”,最外围的是“之/子[tʂɿ⁰]/[tsɿ⁰]”类持续标记——暂且不说“之/子”比较集中的江淮官话以及吴语的“仔”,我们知道,宁夏中宁话除了用“着”[tʂɿ⁰]之外还有一个自由变体“的”[ti⁰],山东省境内除了有“之/子[tʂɿ⁰]/[tsɿ⁰]”之外,不同韵母形式的“着”也很多,而且还有[t]类声母的持续标记,东北官话也有类似的情况。而来源于附着意义的“著”的[t]类声母的持续标记比[tʂ]/[ts]类声母的持续标记出现的时间要早。

(5) 引起语音弱化,尤其是韵母、声调变化的原因,可以从句法功能以及儿化韵的影响这两个方面来考虑。

陆俭明曾指出(1999):北京话里出现在“别V着!”“小心V着!”两种祈使句中的“着”(zhe⁰),如:“别伤着!”“小心捧着!”这个“着”看来是“着(zhao³⁵)”的变体,因为它跟陈述句里表示结果的“着(zhao³⁵)”同义。我们认为,这个现象至少从语音上可以说明北京话中读zhe⁰和读zhao³⁵的两个“着”的联系:“别V着!”“小心V着!”中的“着”读zhe,虽然还是表结果意义,但是因为处在句子末尾的位置上,

语音发生弱化,和持续标记的“着”同音了。韵母的弱化和声调的轻化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认为,持续标记的这种语音弱化现象可能和历史上儿化韵的产生关系密切。据李思敬(1986)的考证,“自从‘儿’字的读音随系列字一起变成零声母的[ɛ]以后,在北方又出现了‘儿’词尾与词根语素拼合为一个音节的现象”,“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也就是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北方话中的儿化音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使用得非常普遍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代方言的材料都看得出,儿化所涉及的词类对象比较普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等都可以儿化,那么可以推测,在这种大环境下,和动词“著”来源一致的持续标记,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同化,这里有一些材料能说明这一点:现代北京话仍有动词儿化后仍为动词的现象,如:“撵儿”(同“撵”)、“颠儿”(走开,到)、“蹦儿”(跳跃)等(陈刚等 1997)。而在户县方言中,动词表示持续意义,既可带“着[tʂʰɔ⁰]”或“着儿[tʂʰɔ⁰]”,又可发生拖音或变调。这里的拖音是韵腹或韵母部分省去介音读轻声(孙立新 2001):

水渠两边栽着(儿)白杨树/水渠两边栽[tsæ³¹] æ白杨树

门口围着(儿)一伙人/门口围[uei³⁵] ei一伙人/门口围uei³⁵³一伙人

门槛上坐着(儿)个老汉/门槛上坐[tsuɿ⁵⁵⁻⁵¹]个老汉

“着(之/子)”类持续标记在语音上弱化的最高阶段应该是,作为音节单位的消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它前面的动词的音变,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

(二) 语法化过程中语音和语法功能的相互关系

“着(之/子)”类持续标记所包含的“附着”意义虽然从语义上已经不那么明显了,但是,它们和前面的动词的结合程度则更加紧密,“V着(之/子)”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语义单位了。

值得强调的是,上面所谈到的语音的种种弱化现象,并不标志着中古附着意义的“著”由语法功能的多样性正向着语法功能的单一性方向发展的必然趋势。“着(之/子)”类持续标记分布范围比较广泛,而且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尽管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发展很不平衡,但是它们同实义的“着”的关系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每一种形式的读音都有和实义的“着”语音形式完全一样的现象。我们看到,一方面,“着(之/子)”类持续标记同实义的附着的“着”、结果/可能补语的“着”、以及作方位介词的“着”语音(声母、韵母、声调)完全相同的情况并不多见,主要是声调方面,持续标记都读作轻声,和实义的“着”不同——这是语音弱化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如果不考虑声调的因素,持续标记和实义的“着”在声母、韵母相同或相似的情况还是不少的。另一方面,持续标记的读音和表示完成意义的成分读音一致的情况比较多。从韵母尚未央化的“着”(西宁话)、已经央化的“着”(同心话),到“之/子”,都有,当然,地理位置靠南的“之/子”类持续标记表现得更为明显。

还需要强调的是,“之/子”类持续标记虽然在语音上可以看作是“着”的进一步弱化形式,但是从它们所表示的语法意义来看却有着自己的特点:在地域广大的长江以北的官话区,表示持续意义的“着”同时表示完成意义的材料比较少,而处在外围

的“之/子/仔”类持续标记，在有的地方只表示持续（如西南官话区的襄樊话）；在有的地方既可以表示持续，也可以表示完成（如江淮官话）；但是到了吴语，“仔”表完成的用法多于表持续的用法、以致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已经开始对它是否表示持续意义表示怀疑（汪平 1984，刘丹青 1995）。这些具有同源关系的成分，从北到南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渐变过程，越往北，持续的用法明显，越往南，完成用法增多。为什么“之/子”类持续标记兼表完成意义的情况比较多，我们认为，这不仅是因为它们二者在语法化程度的高低上难以分出彼此，更重要的是，这是“着”用来表示动作完成或获得结果的用法从唐代一直延续现代方言的结果。“之/子”类持续标记除了在银川、中宁等方言中兼做方位介词之外，我们也发现了兼作结果补语的，如：安徽巢湖话“跑开的水，小心烫之”等。

综上所述，在附着意义“著（着）”的语法化过程中，语音的弱化引起动作义的“著”和几个不同句法功能的“著”之间的语音分化，并在一些方言中形成了平行发展的格局，也正是由于这种同源关系，这几个来源相同的句式中的“著”在一些地方至今仍然保持着完全一致或相似的形式，而“着（之/子）”类持续标记一身兼两职、一身兼三职的情况和它们语音弱化的程度并不能完全对应。如何判断一个成分语法化程度的高低，是语音的弱化？还是兼有的语法功能的多少？还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这些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引书目录

- 陈刚、宋孝才、张秀珍编 1997 《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语文出版社。
- 戴昭铭主编、周磊副主编 2003 《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首届国际汉语方言语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960 《昌黎方言志》，科学出版社。
-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 李倩 1997 宁夏中宁方言的虚词“着”，《语文研究》第4期。
- 李启群 2002 《吉首方言研究》，民族出版社。
- 李荣主编、熊正辉、张振兴副主编 1998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
- 哈尔滨（尹世超 1997）/ 洛阳（贺巍 1996）/ 济南（钱曾怡 1998）/ 西安（王军虎 1996）/ 西宁（张成材 1994）/ 南京（刘丹青 1995）/ 苏州（叶祥苓 1993）/ 银川（李树俨、张安生 1996）/ 徐州（苏晓青、吕永卫 1996）/ 万荣（吴建生、赵宏因 1997）
- 李金陵 1995 皖西潜怀十县方言语法初探，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8届学术讨论会论文。
- 李永明 1988 《临武方言——土话与官话的比较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卢甲文 1992 《郑州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 马国凡、邢向东、马叔骏 1997 《内蒙古汉语方言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潘家懿 1987 临汾方言的语法特点，《陕西师大学报》第4期。
- 钱曾怡 1993 《博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钱曾怡主编、马凤如著 2000 《金乡方言志》，齐鲁书社。
- 钱曾怡主编、钱曾怡、罗福腾著 1992 《潍坊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钱曾怡主编、王淑霞著 1995 《荣成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钱曾怡主编、杨秋泽著 1990 《利津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钱曾怡主编、张树铮著 1995 《寿光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钱曾怡主编、张廷兴著 1999 《沂水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钱曾怡主编、赵日新、沈明、扈长举等 1991 《即墨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沈若云 1999 《宜章土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 孙立新 2001 《户县方言研究》，东方出版社。
- 邢向东 1997 陕北神木话的助词“着”，《中国语文》第4期。
- 许利英 1998 《巢湖方言词汇》（一）（二）（三），《方言》第2、3、4期。
- 杨时逢 1969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六。
- 杨子仪 1986 固原话语法特点撮要，《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
- 张成材 1990 《商县方言志》，语文出版社。
- 赵怀印 1995 霍邱方言中的一种动词重叠句，《方言》第3期。
- 周元琳 2000 安徽庐江方言的虚词“之”，《方言》第2期。

参考文献

- 曹广顺 1995 《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
- 黄伯荣主编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出版社。
- 江蓝生 2000 《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
- 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主编 1987、1990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
- 李思敬 1986 《汉语“儿”[ɐ]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 刘丹青 1995 无锡方言的体助词“则”（仔）和“着”——兼评吴语“仔”源于“着”的观点，中国语言学报。
- 陆俭明 1999 “着(zhe)”字补议，《中国语文》第5期。
- 吕叔湘 1999 《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罗自群 2003 《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
- 罗自群 2004 现代汉语方言持续标记的类型，《语言研究》第1期。
- 梅祖麟 1988 汉语方言里虚词“著”字三种用法的来源，《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
- 梅祖麟著、陆俭明译 1980 吴语情貌词“仔”的语源，《国外语言学》第3期。
- 钱乃荣 2002 20世纪初上海话和北京话中的体助词“着”，载《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
- 钱曾怡 1995 论儿化，《中国语言学报》第5期。
- 沈家煊 1998 实词虚化的机制——演化而来的语法评介，《当代语言学》第3期。
- 沈家煊 2001 《语法化学说》导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汪平 1984 苏州方言的“仔、哉、勒”，《语言研究》第2期。
- 王力 1985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吴福祥 2003 持续体标记“着”的语法化历程，浙江大学《汉语史学报》第四辑。

赵金铭 1979 敦煌变文中所见的“了”和“着”，《中国语文》第2期。

赵元任著、吕叔湘译 1979 《北京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

（罗自群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